宋書

二一

宋書四十八

列傳第八

沈約 新撰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眞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

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眞邑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臥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

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爲殿中將軍常
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
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
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
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
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
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
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
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

潛結腹心知其居止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
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
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
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
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
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
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
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

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陊其計今以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

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
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鋭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
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
竝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
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
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
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

斬送僞尚書令馬就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
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
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瑶縛送之斬
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
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
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
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
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
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

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譙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翦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為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

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騎乘雖出自將家

兄弟並開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文
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
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
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
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
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
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
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
軍出大薄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

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壻也遣弟黃門郎鵞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

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竪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
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幷齎大弩百
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
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
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
騎至遂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
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
鎚幷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

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
阿薄千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
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
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
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
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
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
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
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矦關中擾亂高

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
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
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
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意頗
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
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
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
玄西奔玄敗於峥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

西奔漢川僭之誘令入蜀焉還斬玄於枚回洲
僭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
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
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
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
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
西討僭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
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僭之退還白帝承

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合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暎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

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竪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懃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勘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肯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

士以灑淚也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杖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

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並得俱還
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
加宣城内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
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
吏僮免將軍内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
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
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
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
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至蜀必

多所誅殘士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為右衛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竝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為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

時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
百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
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眞已
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眞相失
走將免矣始登一岅岅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
巳上岅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
岅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
托䟦燾所獲脩之并没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
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

遷于平城脩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爲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荅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訊訪脩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

呼自此一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
邊并敎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
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
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
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
末郡境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
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
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

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
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
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
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
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
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謀殺
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
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
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

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為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為建威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偽上洛太守　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弘

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
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
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進爲桂陽公義眞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
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
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璝率衆三萬襲
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
甚衆璝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璝
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眞東歸佛佛傾國

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為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遥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絶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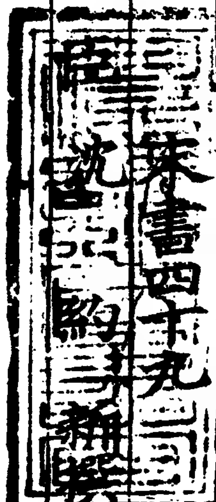
彊邊埀則岠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
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衂枋頭則光宅之
運中秊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
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
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髙昔人地未闢
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愿民
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
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
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巳至於俱陷爲不幸

矣

列傳第八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爲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

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之難於石頭扞栅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

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拒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候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成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筭而

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遏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為大往季所贈猶為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庾令忠勲不泯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

毎捨躬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
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
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
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
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
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
陵義熙二年賊張堅據應城及恩擊破之封都
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于
査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别將范宗民

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没恩陳于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

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嶮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

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眞義眞還至靑泥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眞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

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
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
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
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
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主簿
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
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
左右通戰皆捷明日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
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正見鍾

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矦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

陷没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
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
赤軍違處分敗于南岸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
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
之循先留別帥范宗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
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
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
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
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

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
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
石伐蜀爲前鋒由外水至于彭模去成都二百
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曾樓重
柵衆號三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
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
拔祗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
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㸔決機
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㸔前揚聲

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
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
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兇懼盡銳
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
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
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
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
斬其大將侯輝譙詵遂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
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

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秊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乗具高祖悉以賜

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瘡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瘡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

頭還海鹽大桂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
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
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
穴破賊追至永嘉十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
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撫國內史義熙二年除
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
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
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
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

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
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
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
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
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
二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
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
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
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

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爲高
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
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
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
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
豎夫出於皁隷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
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
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列傳第九　　宋書四十九

列傳第十　　宋書五十

臣沈約新撰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

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藩退而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

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既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留守

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

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
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
舉也又從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
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
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
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
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
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腳指於是徑上隨之者
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

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
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
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
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
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
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
索虜於平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
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
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

捨資實徐行西采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淫賊大相聚結以為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戸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軍江夏内史七年徵為游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兖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謚曰壯矦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熹

子六十人多不遵達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爲臧
質寧遠參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太祖
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
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
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
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
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
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並徙遠州乾秀奪國
世祖初從者並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榦爲高祖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

刺史謝欣死合率羣不逞之徒作亂攻没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亾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即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湏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

厲色曰我仗順伐辠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食邑五百户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便弓馬膂力絶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

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勳臣子每
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蒱戲免轉太子
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
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
史鎭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
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
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托拔燾親
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
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

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
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燕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
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
上以河北義徒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志
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
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虜引大衆南度
南平王鑠在壽陽上虜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
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眞
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

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
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
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
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而乃結
軍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虜填
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
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太半會矢中
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所殺盡首免者
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

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
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
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
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
律靡忒對衆以寡殲殄太半猛氣雲騰志申力
屈没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
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傳國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
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

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
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
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
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
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
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
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
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
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

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旨送無假遠勞
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
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
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
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
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
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
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
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

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
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
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
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
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
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
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
鐵鏁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
並全留戍靡溝城還遂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

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碻磝先據委粟津虜將道儁與僞尚書伏連來援碻磝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

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兖土既定御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

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

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陵至尋陽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亢凶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覩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逕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

衆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弩將
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
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游擊將軍
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
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
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幷
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
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幷鎮

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贓貨充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

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閬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辠見原閬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兖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閎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謩伐蠻毎戰輒有禽獲玄謩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鎭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謩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

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逐下獄
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
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
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
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
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
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
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鵲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
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

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

遣段佛榮等援勔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

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

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安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柴由此得立賊

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閒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顗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

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貟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勔當鎮廣陵與世權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與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

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徽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

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
公所吹與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衞從太多先
人必當驚怖與世減撤而後行與世子欣業當
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
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距而不得進者半歲矣
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鵲浦
投戈實與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列傳第十　　　　　宋書五十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一

臣沈約新撰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貟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爲援淸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索

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眞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眞蘭退走道憐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眞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略盡高祖鎭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溫祚

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
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為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
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
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竝不復立道憐請
據彭城以漸脩翔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
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
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虜負功封新淦
縣男食邑五百户從高祖征廣固常為軍鋒及
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

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兖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兖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户減先封户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
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
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佐
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
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
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
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

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往殿省先
是廬陵王義眞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
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
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
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
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
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
義眞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
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刀逵子彌爲

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
陳弛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
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
二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
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
纛轀輬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
劍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
勲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
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

誥祭於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
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
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
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劾故使持節侍
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
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
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
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

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

猷永傳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
賓義綦義欣嗣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
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
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
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
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
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
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豫州刺
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

毀人民彫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
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
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彊鎮
時淮西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
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荐饑
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
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
實猶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緊頓闕願勑
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頃

餘頃堤堨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
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渒水入陂不治積久
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
除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
入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
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
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
追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篡字元績嗣

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璉弟祗字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晉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祕書郎爲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兖州刺史吳興
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
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
城之勳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
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
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
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底如此韞
弟彌武昌太守亦與子勔同逆伏誅弟[illegible]員外

散騎侍郎蚤卒鑑弟勰字彥龢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勰弟顗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顗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户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户義融歷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

騎將軍謚曰恭矦子孝矦覬嗣官至太子翊軍
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無
子弟襲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
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㒞等
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
王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
太宗嘉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矦食邑五
百户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矦
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諡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幘上
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乃知襲子旻嗣昇
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昱俱伏誅襲弟彪
祕書郎弟寔太子舍人並蚤卒寔弟奭海陵太
守義融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
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
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
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
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

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秉流遵歸諸篇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彦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

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祕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衞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勔

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君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意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恇怯騷動擾不自安再餔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

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弈滿道旣至覓粲粲驚曰何
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
從弟中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
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
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
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
城出走於領檐湖見擒與二子承俁並死秉時
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
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

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
秉弟謨奉朝請謨弟遐字彥道亦奉朝請員
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
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
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
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既
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賔客
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其頑騃若此秉當權遐
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

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
是果死焉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
六年以新野荒敝改封興安縣侯黄門郎祕書
監左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
年卒追贈後將軍謚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
憲嗣昇明二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
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
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
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

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衞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意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

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銓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旣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

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
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即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
馳進遇玄於崢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
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
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
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
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
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
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

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銓與玄單舸走江
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
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
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無忌
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
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
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
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
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

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雍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

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戶還使持節都督荊寧秦梁雝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

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瑄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絶都邑之間

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悦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夾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戛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

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它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

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
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虛實咸欲
謀爲内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
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
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
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
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
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

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戸道規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劒二十人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戸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

紹馬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
荆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勳
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
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叡
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
陵威致討則克剪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
棘勢踰累棊人無固志王神謩獨運靈武
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漢勳高
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

蒙殊愛德膺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感永惟
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覃思
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
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
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
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葬祭皆給
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一部前後部
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慶幼為高祖所知
常曰此我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

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並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如故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儺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闘不及兵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

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犫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之王毋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

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

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
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
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
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
年普使内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
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
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
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睿訓降流慮於管
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

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眞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疢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汙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

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衞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

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
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
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
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
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
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
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
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
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言古者先考績

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
象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
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
命朴牛大螾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
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為
之而寢膚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
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
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
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

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
讓觀英遐表夷貉懷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
紓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撫
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
心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
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
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飆塵不起農商野廬
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西爵
充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

梓之利傍聘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慙德宮
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
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
韓羆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
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
禾六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
廟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
興若有望而未至閟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
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

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内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旣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

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華逋錫束纇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勝策威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襃之屬

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
風由是言之斯洒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
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
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
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
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
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
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

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爗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縉早卒爗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

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

史遵考始為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
自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
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
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
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
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高祖
初即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
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

邑五百戸以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景平元
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
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
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
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
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
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兖
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

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
常九年遷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
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
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
其年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
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
之梁郡弋陽馬頭荆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
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統

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
起為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吳興太守秋中二
千石二十五年徵為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
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置三十年復出為使持
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
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
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
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年
魯爽藏質反起為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

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遷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即位遷特進右光禄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

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導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為中兵參軍不就繫獄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

謝莊爲之誄導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禄如故

史臣曰餘妖内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可或知劉武王覽羣才揚盛策一舉磔勍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

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一